三魚堂日記

三魚堂日記卷九

吳江後學柳[illegible]編

乙丑

正月初一閱涇野集第十一卷監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詩樂圖譜序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之弊

初二見其刻橫渠先生易說序心嚮往之又第十二卷有云黃霸爲郡則優爲卿相則劣凡以其生於自足與自怠耳此語人當書紳又第十三卷壽對山先生文雖未全美

然多可取又新昌呂氏家乘序言宋東萊呂氏藍田呂氏及新昌呂氏自唐以前本同祖新昌呂氏出自呂端孫誨隨宋南遷占籍新昌

初三閱涇野集第十四卷王端毅祠堂記謁上蔡祠堂記皆有用之文又河東運司學進士舉人題名記皆有關係又第十五卷有元城書院記有司馬文正公祠記有洙泗講堂記皆然又重修束鹿縣護城隄記云滹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衛自懸壽入故滹沱至束鹿滋大說滹沱河形勢最好

初四往眞定會筆帖式佟機衙泰運問太極之義蓋謝入

之好學者也

初六回縣

初八閱涇野集第十六卷重建薛文淸祠堂記言文淸之生平甚詳又十七卷有仰止亭記有修白鹿洞記第十八卷有錢氏重修祠堂記環谷書院記籌志書院記卷二十有答張仲修書與辛候修牌坊書皆好又答王端溪子德微書云滙澤釋禮而不考晦翁注詩而自信此二語似不是又復對山書論漆沮亦未見定論又卷二十一有答魏子材書又答魏少穎書云卽日張桂亚士倫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蕭曹丙魏龔黃卓魯同一傳芳千載無增減也

自二十二卷至三十三卷皆係墓誌未閱

初十閱涇野集三十四卷別周潤甫語言禹之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於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訒言參之三省說得眞妙又有書天機感應卷後語亦好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爲大學仁惟禮爲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子之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此意乎按此二條可見約禮卽是一貫余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又有別紀豫之語贈謝歷午語別徐子中語贈廖叔高還衡陽語贈蕭鎭南語三十六

卷有云漢陳寔周舉始皆爲掾載其明德不愧孔門之徒當時位逼顯宦文學如孔光張禹馬融杜欽之輩今觀之高下何如也有巡撫宣府十二公傳內馬中錫王和順云是卅爲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按今人稱師者當時稱先生最妥

十一開印即往保定荷青同村貞定生員孫荀家未至青同十五里有村曰路橋村有碑言此地在新樂縣西五十里有溝名木刀溝又名閔子池是滋水之支流孫生言在新樂城外者係派河近貞定之屯裏村者係沙河即滋河盖即余上年秋間所過轎夫指爲滋水伏流之處也

十二宿定州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

葢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眞知耳眞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十三過慶都謁堯廟廟有元郝經碑碑陰有邑人傅雲舉記言慶都自秦時分爲曲逆即今之完縣堯母之迹已在完縣不在慶都此廟自元始有之

十四見尖道臺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法度耳頗有哀矜勿喜爾失不經之意會南皮縣劉 名址言滄州戴 名 明說有學問戴王綸王縉皆其子也又言南皮及甯津樂陵俱有黃河古道

十八過定州清水河見其木榜云清水河發源白龍泉迤

東歸入於唐河及考定州志則清水河即唐河其歸入者則滱水也未知孰是十月廿五閱井陘道地圖知滱水即唐其清水亦名唐河渚則俗名也

廿四講天命之謂性三句覺得此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慎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內

廿八在北紀城講鄉約問紀信臺莫知其所由　黃大自京回言京師東便門外廿二日有氣自地下出打死千餘人壞房屋一千九百餘間

二月初一講中庸首章見得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此尚未難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此最是難事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

用行更難於體立天命率性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可如此分配天地位萬物育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初四會崔平山言關東人謂地六畝爲一晌言一牛一日所耕之地也

初六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粱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稉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吏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稷稻粱也然予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爲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爲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初八早起祭壇因思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初十至爵柏院

十一在南燕川講鄉約回

十二海豐王名爾梅有書來謁化人蘇爾持至也蘇言語化人李呈祥順治時言滿人不可用流徙赦歸淄川人唐夢賚以救李呈祥罷官與高珩同里三人交最厚又言語化有范仲亮名明徵究心經史住鈎盤河上又言語化海豐俱在濟南之東北

十四看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道

十八與方太翁言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廿三禮科岳峰秀以所刻呂新吾小兒語宗約歌寄送見會場問吏治策云民有過曉諭遣之又云民之訟者召而質之平其怒而止此未知係何人語可書紳

三月初二講中庸以人治人見雲峰胡氏曰以衆人望人

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也所謂衆人望人中亦有至語在

初三柏鄉回書來云知統一書有知統錄有續錄 同門王兄名錫輔灤州人初二來談從西安至鞏昌中隔關山即隴也故鞏昌謂之隴右禹貢積石在河州在河之東隴之西伏羌縣在鞏昌秦州之間往來孔道也與禮縣接壤朱圉山在其境內河西俱係漢時酒泉張掖等郡之地禹時未入版圖若邠地及獯鬻之地則皆在隴東西安府地會寧安定外即係河套又云陝西西北之境大約兩旁俱係戎落中間止一綫之路

廿四見明季吳勉學校刊孔子家語前題云宋王肅注此眞大誤

廿六思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詞詖嘉隆之際其詞淫萬歷以後其詞邪至今日其詞遁已入日抄

廿八六諭集解刊成查會典不見有鄉約儀注呂新吾講鄉約儀注行五拜三叩頭禮靈壽縣萬歷年間知縣姜照齋鄉約儀注行四拜禮余從姜　里長自保定回知派車已經詳允地方兩年大累一朝頓除

四月初一　思太王處小乙之世當商之衰王季處武丁祖甲之世當商之盛武王處紂之季又當商之衰皆以有爲

爲時中文王處紂之初年當商盛衰之際以無爲爲時中

十四閱山東首題墨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子之牆最妙乃知牆如中庸之言絅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絅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卻不可易講牆字要求著落猶由之登堂室字須有著落也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廿九看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即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爲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五月初五閱席生衣做縕袍章文見包孝肅海忠介猶不

免以是道爲戚又閱聖人百世之師章文想親炙二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有功焉春秋之末至於戰國柳下惠有功焉（已入日抄）

初八見得同寅協恭集思廣益內皆有盡其才化其才之意

廿三奠李守道

六月初八閱欒城志見吾邑浙譚昌言萬歷年間爲欒城令捐俸助民穿磚井一百眼後果官歷山東參政復發俸銀二百兩牌令小民又穿磚井三百眼百姓世食其利此事眞可法

七月初三閱元世祖紀中統二年頒斗斛權衡此事今當

法

十一晚有虹土人皆呼為絳音査韻書虹字原有紅絳二

音

十二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謂穀子者有紅黑白三種

黑者黏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黏而指庭中所產

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

粱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十七行唐縣來勘災即往平山

廿三阜平縣來勘災即往平山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

爲單頭此法最好

八月初一講論語序說辨孔子始生之日

初二查春秋大全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爲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爲孔子生日實今

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遍考吳氏程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當再攷大抵以爲二十一日生則當是己酉歲生七十四歲以爲二十七日生則當是庚戌歲生七十三歲此條已入日抄

初四方太翁言平湖張初蘅名學古精於易自負惟黃石齋能知我及石齋主試浙江而張丁憂遂隱不出順治中沒其遺書甚多焉倘桓其揝也

初八看席生敷而隱文思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極而靜以下之意薛文淸講動靜陰陽最明講

體用顯微卻有可疑當再查

初九仇滄柱有札來且寄銀河篇

初十馬夫往密雲與協濟馬盤費言自京出東直門過順義至密雲凡一百三十里自密雲北至古北口凡百里出古北口至　皇上駐蹕之所凡七十里

十三較王學質疑因思程子言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云性即理也此處宜將大學或問中所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合看方明仁義禮智皆心之管乎天下之理者也已入日抄

十五下冰雹是日道臺留燕會丁景呂言夏貴溪張永嘉
諸集宜合看明日又會言王阮亭詩從齊梁入不免文勝
又言李道齋詩長於律不長於古在眞定買李西涯集儀
禮注二書回
廿一季試諸生
廿二始講書於學
九月初四安肅同年李文炳來言河南新鄭縣至禹州是
往荊州之路新鄭縣至許州郾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是
往武昌之路汝甯府城在大路東又言平山崔岳宗祖成
名本安肅人虜出關外順治間爲眞定太守

十一 胥彥範言 朝廷用哈哈駒子駒子猶言童子也又言滿音有多羅者蓋音之從唇兩旁出者也牙舌齒唇喉之外又多此一音

十月初一行鄉飲酒禮思古禮舉觶在賓主獻酢之後今在賓主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之用湯即古太羹之意用茶即古元酒之意

初二至北青同村過胡家疃北臥龍岡上有高辛妻娵祠祠前有崇禎間碑記

十四勘災部差明格禮到縣

十五去

十九閲春秋纂例見啖氏所論夫子作春秋宗指以杜預
何休范甯之說未盡善而獨主變周之文從夏之忠愚謂
三家及啖氏皆是從損益上起見不若胡傳從三綱五常
上起見從三綱五常上起見是天地位底事從損益上起
見是萬物育底事
廿二至府是日學院下馬
廿三見井陘道借八府地圖
廿四學院行香後回縣
廿六閲八府地圖見順天永平河間三府與井陘道所查
五府詳略頓殊即絳水及九河故道無一字及之其疏略

可知凡事眞貴得人哉

十一月十二至府以次日輪叢邑供應學院也學院發現錢買辦而本府不敢動仍派各州縣供應不惟供應買辦簿上所開列并在內之門皁在外之承差以及各項執事不惟供應而且有使費又有不時之內票取用物件所以其費不貲一郡騷然爲上臺者不可不慎乎在學院門上止言窮邑只能供內衙所開不能及其餘亦危行言孫之道也見眞定縣廣文李進光容城人有道氣

十六早至府因學院委看箭也

十七始挑　會陳子萬言有吳次尾所作剝復錄許予借

抄又言正字通之好余在書坊取視之乃康熙初年南康太守廖文英所著以正字彙之缺誤者也亦分十二集然其前又云張爾公輯未詳何故　見水經注查直隸之水止有清漳濁漳易滱聖巨馬六水滱水南引禹貢恆衛既從句而其發源靈壽則未詳也

廿六悟心有未發已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閱隆平志內有文昌祠記言地靈人固傑人傑地自靈譬有膏腴之田必耕而後穫非不耕而能穫也此論最好

十二月初三夢有熱讀忠獻集恥上昌黎書之句

十二悟得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於義發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於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丙寅

正月十一往府見道臺始知此番計典止薦永平安肅道臺深歎世道　見甯晉志內載王之楨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蓋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陘愚按今太行山之關口多矣豈止於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話只說得二三分影

十二回縣

十九至慈峪講鄉約查保甲

二十過北朱樂村訪曹武惠墓止一平地存二石而已在松陽河之西

二月初二到文廟省牲因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爵有總獻之爵似乎煩簡得宜始命學中行之至冀州志云兩廡各一豕解為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乎煩矣未敢從

初三閱祭品而見以菠菜當菁菹未知何據查周禮注菁是蔓菁亦未知蔓菁為何物 圻按蔓菁據花鏡是諸葛菜

初四始至學講書

十五始見崔澄降四級調用之旨仇滄柱在京師見大計卓巽爲予搤腕

廿六閱知者樂水章大全朱子講體仁體字覺得身體力行之體亦有味

三月廿二閱所借傳宅史記前有總督郎廷佐等重修廿一史敘蓋係南監板順治十六年重修者內有嘉靖八年刊者有萬歷二十六年刊者有崇禎三年刊者又中有劉攽等注語

廿三閱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瓚注中牟應在相州非鄭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索隱謂

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師古之非最是又閱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考彤傳則作和成未詳孰是

四月廿四閱漢書循吏儒林傳此三傳學者不可不讀又文致二字出嚴延年傳致字作密字解

廿六閱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注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閏四月十四思昔盛時人學問未成不敢出門出門亦無所容故人皆盡力讀書今自旂下多收用粗鄙之人於是文理未通之士皆可僥倖以取衣食竊厚利旂下人日與此輩相與而旂下之風俗壞漢人見此等粗鄙之人揚揚

得意亦遂謂讀書可不必深求而漢人之風俗亦壞是兩相害也

十五見保定小報有永平府士民保留大計革職知府佟世錫者宇內之事眞無所不有

廿一閱康對山武功縣志載姚台縣居詩三十首不過是歎老嗟貧飲酒看花之事與白樂天秦中吟十首相去遠矣至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亦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又云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抑何不憚煩也又云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尤說得不足

廿三閱湯潛庵黜淫祠疏嘗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

侮鰥寡一是不畏强禦君子之待幽明總是一個理

廿四上萬世師表牌

廿七王敷五來言安邑曹子忭有文集又言高陵有呂涇

野內外集板

五月廿二思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也觀左

傳所云殭以周索殭以戎索及蔦掩牧隰皋井衍沃可見

又周禮載師注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

亦是就滕之地形而言

廿九借張醫生家羣芳譜其書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

爲無用然考草木而不甚引爾雅及漢唐注疏覺少源委如指飯黍爲稷及將鄭風之荼與邶風之荼看作一物皆是疏處　數日來看得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七月初二往保定見于撫院大約撫院天資好而未學如獻海東青念誦生經皆是未學之故　會魏蓮陸言孫徵君理學宗傳年譜板俱在輝縣以一金託之寄刷　會霸州保定諸同寅言土人謂擇爲淀亦謂之甸

初九自方順橋起身至淸風店宿一路泥水僕夫況痒因

患此皆溝洫不修之故大抵北方街衢道路多兩邊高而中間下故一遇霖雨路便成河若使兩邊有小溝應無此患

初十過定州路遇滿洲學士傅自山西差囘言出京時佟機爾泰渾寄信候余也　書坊見楊一清關中奏議全集頗爲有用之書

八月初五丁祭因與諸生言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宗廟之中安得有爭凡一切禮文習之不熟呼而不應必待再三而後動這便是爭

十九思不怨不尤之義眞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

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屬於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恕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爲久之天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九月初三與三兒行冠禮即往保定就婚

初十貞時合巹

廿八遣轎至保定迎接三兒夫婦

十月初四到署

十八讀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習是最難仁厚

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廿一講騶虞一發五豝朱傳於庶類蕃植見其仁注疏以不盡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十一月十八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忌作晉人曠達語乃知此詩與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大相遠蓋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於禮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荒於奢山樞之憂深思

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於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於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於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於奢縱

廿二兒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魯詩世學甚矣僞書之易誤人也

十二月初四好生自曲沃來言吳江八都人姚襄期姚四夏爲張考夫先生高弟（呂無黨亦言四夏爲考夫高弟）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又覺得此章即是一貫道理　好生言明儒分顏子子貢爲兩樣學問隱然以子貢比朱子顏子比

象山

廿六府檄至奉 上諭眞順廣大四府二十六年錢糧盡行蠲免

廿七與好生言人有剛柔清濁之氣稟行於酒色財氣之人欲上二者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故人品不齊須以理義克之理義亦不離乎酒色財氣卻不雜乎酒色財氣亦有輕重淺深分數已入日抄

丁卯

正月初三至府

初六三兒夫婦往保定閱天市之變也

廿一見于撫院守巡二道　會魏蓮陸言才裳吉之居家頗不滿於夏峰又與閔廟僧探光言五臺秋冬不可遊惟六月宜然或遇山水暴發石隨水下其勢不可當又多蛇虎之患　閱畿輔通志見物產田賦俱極草率

廿五宿新樂見店上有耕犂其身長而穹窿者謂之轅蓋即古車轅之制詩所謂梁輈也轅端有上曲處臨耕時以橫木加其上橫木中有鐵環故可駕兩牛並係於橫木上犂下有鏟土之鐵器謂之鏵

廿六見湯潛庵薦耿介疏

廿七與好生書孟子曰仁人心也是指仁爲心象山是指

心爲仁　看冀州志流寓內載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學
者稱遺山先生卒於獲鹿遺山之號獲鹿之卒皆金史所
不載
二月初五始至學講書因爲諸生述咎守道之語守道言
秀才之不通者宜黜余謂不通之秀才其害猶有限通的
秀才更可怕守道問何故余曰通的秀才只是做得文字
好其心只是要功名不曾有爲聖爲賢的眞念頭此等人
根腳不正一旦得志在仕途上爲害無窮自古敗壞天下
的小人多在極通秀才內出來諸生皆悚然
初三三兒夫婦回帶孫徵君年譜來閱之歎近年來南方

有一黃黎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
被他教得不清不楚
初九丁祭覺得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
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之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十三方太翁來言邵子昆在井陘道署中因丁景呂言北
方之學者不通幾欲攘臂氣質之難變如此又可見言不
可不慎又言井陘道處父子兄弟之間最乖戾又言丁景
呂於上年八月執贄於道臺因道臺授意於眞定代爲具
贄籠絡甚巧邵子昆執贄之故不知其詳又言井陘道好
處止有把棗强一節

廿四好生自保定歸言魏蓮陸見王學質晁曰此刺譏之談不必刻方太翁言王言遠見學部通辨亦云是門戶之書

廿七與方太翁言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昆魏蓮陸而及此

廿八覺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底事

三月初二崔滉係平山崔令姪自平山過言郭棻之革職以救蔡毓榮人甚賢之

初七覺得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易節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已入日抄

十二寄開叔祖書云飽繫山城無一善狀雖所如不偶動多掣肘然亦由自己學問不足略將未完整頓便當爲藏拙計歸來再讀書不敢望有用於世求胸中不汶汶足矣

方太翁言五伯之假假在心者今人之假假在事

十三新河令王培來送呂新吾四書翼四禮疑交泰韻

二十看詩變伐大商句朱子以順天命解變字注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之講命

一般是漢儒不如宋儒處
廿七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免而民便之耳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免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板圖爲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
廿八思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卽主一無適之謂
廿九方太翁言行葦之卒章云以引以翼壽考維祺講家云人老則志易昏力易怠故須引翼此最切高年之人
四月初四至定州會秦州尊遂至眾春園瞻拜韓魏公蘇子瞻像皆係明朝人建不見有宋時遺物獲鹿魏雙鳳到店中會甚贊靈邑田賦志

初六早至唐城郝雪客即葬於唐城中二夫人祔於左右其制若一室不似南方人家祔葬同穴異室也上爲發券外爲石門柩從隧道入請予祀土祭文郎子出名雲化李呈祥亦來會葬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俱飾以布帛有一棚之費至千金者畿輔猶不至如此然紙張旌旗亦不貲又言明季左光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視躬行象山陽明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陸王爲非予未敢率對思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之人人將奉爲模楷稍有偏僻便流弊無窮

初七回縣

初十至府會安平陳子萬言吳次尾有文集張爾公爲作傳次尾係其年業師故子萬家有其書又言正字通確張爾公作廖氏爲之刻而取以爲己作又會行唐言耿逸庵議論多貶駁陽明又會新河縣王益仲極贊靈邑志方音一條又言朱子於北方之音亦有未盡合者如葉縣之葉今河南人皆讀作綮與枝葉之葉同音而朱子御作攝音
十一見新道府後二十二州縣會於舊撫院署
十二會陳子萬言吳梅村綏寇紀略敘歸德府事多不眞
會王益仲言呂新吾父爲鄉小吏調和人兄弟一事眞是可敬見說郛目中載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韓

僉論語筆解失稹新唐書糾繆金華鄭氏家範桓譚新論但不知其書全否又如大事記古今考皆列於目凡例中載何艮俊一條云經之流別爰有傳注史之流別爰有志載瑣碎猥雜多不可分故陶氏悉舉之總名說郛云胡應麟一條云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向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桯史筆談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又有明季陶珽說郛續

十八閱呻吟語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竊思頑是最可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愚我謗我我涵養稍不足忿疾便生又閱草木子元世祖問左右孔子何如人或應

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怯里馬赤者卽古之象胥今之筆帖式也此語最有味不但得納約自牖之義

十九思今人指周程張朱爲宋儒便不是是猶指孔子爲春秋人物指孟子爲戰國人物也呂新吾不免此病

五月初七查詩庤乃錢鎛奄觀銍艾錢以啟土鎛以去草銍以穫稻錢又謂之銚又謂之鍬又謂之臿𦥯卽今南方所謂鏟也鎛又謂之鋤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鋤但南狹而北闊耳銍又謂之鐮錢鎛銍皆在耒耜之外今之犂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犂而曰耒耜見周禮匠人注疏按今犂頭鐵器及下種之器名耬者其頭上耬北人皆謂之鏵然則銚與鏵卽耒與耜三才圖會下

種器名
樓車丨

初八看緜衣章此詩朱子旣不依注疏繹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尙仍注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

十六思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卽唐之租有均徭卽唐之庸有里甲卽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仍本楊炎卻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幷均徭里甲總入在夏稅秋糧之內

十九思今州縣有二事當整飭一有司官不得認上臺爲師生一要緊冊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龍邊賦役全

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怪

廿九至府會行唐見耿逸庵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如何答孜孝經易知又言耿與湯議論斷不合

六月初九思鹿江村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高則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學之蔽則所謂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者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子路當日亦是這個氣象賴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賢此段已入日抄

偶聞方太翁論畫云遠山無樹遠水無波遠人無目於此可得敘事之法述近事者宜詳述遠事者宜略所謂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十二偶檢舊所抄譚梁生見聖編有云孟子母姓仉即古掌字反爪爲爪今文廟考誤作仉愚按字彙仉字音掌註孟母姓其誤有自

十三偶見一友作生日詩云鐵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學三緘二語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曾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曾緘得不當言的

十五張學師言生員李喬楠有志古學　見張江陵通鑑直解言文帝欲與民休息故不用賈生之言而謙讓未遑此最說得好

十六思孟子云先立乎大此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直解專以持志講此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十九看國語三川震竊因思後世地震之變多矣不必指亡伯陽父何以知幽王之亡大抵天變與人事相參人事不爽天變偶至不至於亡如元氣壯盛之人偶感風寒也人事既壞天變又至其亡必矣如元氣衰弱之人復遭風寒也觀其言周德若二代之季可知又思仁義禮智四者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為禮及其成則為義既成而藏則為智孟子所以指仁為人心義為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此條己入日抄

二十思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

并天下熟讀

廿一看夜行燭思此書爲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綱約自屬之義而月川先生一問誠意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南方蟜蛉頭草北人謂之馬齒莧

廿二閱王覺斯集有禮記歌乃是將禮記剛木編成歌訣其底裏蓋見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埽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在此而鴻寶石齋亦所不免即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堅雜爲富以佶屈爲奇支怪僻

而意爲淺原其病皆起於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遂至此國亦得不亡

廿九好生述巢端明令郎名勉字子安言張考夫教法過嚴而無法在錢厚庵家十年而厚庵之子終於放縱破家以此不滿於考夫

七月十八思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竟不覺而無礙其爲先覺者　見湯潛庵回奏疏以薦耿介請覽董漢臣二事引咎此李斯獄中上書法也少失儒者氣象

廿二思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

遠慮只救得一半　少年能敬畏老成人此第一好氣象其次則將老成人忽棄狎侮猶可徵色發聲以儆之若儆畏而退則狎侮忽棄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八月十五看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設象者立爲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通變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衆寡言人有衆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竱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難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　看李見羅云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

漢此言甚好然卻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又以一貫言之則一個秋陽江漢貫萬個秋陽江漢己入日抄

十七想漆雕開已見大意而能謙退精進所以子說如陳清瀾學蔀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但少此一段氣象己入日抄

十八看王覺斯擬山園集其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誥命乃其所自作極其贊美當時風氣至於如此况復刻之集中恬不爲怪眞可駭異

十九得仇滄柱書知蔚州魏先生之變　聞太谷投高淡人之門下世道如此眞是可歎

廿四看王覺斯鳳凰臺記謂微李白詩則江山寂寞其洸淪於灌木宿莽也可勝道哉文人之權重不重乎然愚謂何如茂叔之於濂溪晦翁之於紫陽耶

九月初一看學蔀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之說論顏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淸瀾所以謂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

初三閱國語夙沙釐云吾委質於翟之鼓非委質於晉之

鼓也韋昭註云質贄也左傳狐突云策名委質質杜注孔疏云質形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初十偶有所感口詠仲尼以微罪樂生恐潔名之句未成詩查枘鑿之鑿音漕

廿一思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三十思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

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

十月三十思綱目序知伯之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於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又思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算不得史

廿八閱學蔀通辨終篇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又思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真明鏡一是含糊之鏡

十一月初一思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狹矣道入於至小而無間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粗矣隨時隨

處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缺欠便非所以報知己今日有一毫欠缺他日便難保其無欠缺此卽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耕莘樂道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是見得未能行得溕朧開所未信者亦是指此境界此條已改

八日抄

初七看西涯集卷六內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臯夔伊傅之功業不言有感

初八閱卷七論科目曰國家稽古定制敷言之義賓興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諸漢闢棘之制取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罷黜詩賦因革損益

摯爲宏規
廿五好生讀朱子行狀予曰一篇朱子行狀卽是一篇太極圖說一篇太極圖說卽是一篇朱子行狀已入日抄
十二月初一日閱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卽所謂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　是日予始有抄朱子行狀之意
初五閱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所未詳卽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　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陰陽動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

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近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特載此　卜年札來知呂無蕪確已納監入場

十一閱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云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氣四字卻括盡氣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又思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三友及

道不同二章有別

十五閱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及二故神條或以其詞未達意歟

十八閱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蔡宋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個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於前是卽定性下手工夫也

廿八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爲天地立心一條皆正蒙所無儒宗理要卽采之性理近思錄而列於拾遺內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閱儒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疏

淺

三魚堂日記卷九終

丘魚堂日記卷十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戊辰

正月初七　昭聖太后十二月二十四日遺詔到縣初九接收文先去纓用藍印至是始成喪

十四陝西郃陽康其武來壬子舉人係同年康體謙之子言同年杞縣張發辰之子開宗甲子舉人以理學自任郃陽與臨晉相對韓城與河津相對朝邑與蒲州相對皆隔一河

廿一日思朱子諸對事人復見其言誅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厚和平之意在所以後來雖危而不至於嬰禍已入日抄

二月初四　太皇太后服滿

初五晨至　龍亭前釋服遂祭壇謁道府於初二服滿又

三日始坐堂甚得體縣問因之

十二閱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應

作何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但采附於誅郭解之

下

十七閱小報知郭華野有劾明珠余國柱之疏

十九思以六經為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

外以六經為我註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王

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經必不可從

也已入日抄

廿五思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個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三月初四方太翁查份彬斌贇四字本是一字論語文質彬彬說文作份份

初六荻蒼巖山進香紙駕於堂罰爲首皁隸修馬神廟九十完工

十一思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說不比孟子分清和

三十行唐兩嶺口巡檢黃學盛來此人同伏城驛陸驛丞管書與圖頗有才幹而甚謹慎

四月初十思皐陶言載釆釆第一個釆字即是視其所以第二個釆字便有觀由察安之意

十五潘武孫來談言有張星耀者爲戶部郎中其弟星法爲行人皆横行一方又言無錫風氣不好如秦松齡侯果華章志皆耽於賭侯有類書行世係他人筆又言馬世奇素行頗不滿於鄉評賴大節而蓋

廿六在府見李龍眠聖賢圖石刻有宋高宗贊及吳訥跋石在杭州

五月初六始見婺源志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其爲何人今婺志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鑑上多稱陽節

潘氏志則稍節齋

十九奠休甯李孺人主人杖衰出拜猶存古禮

廿一思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即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分未到便是一分義襲

六月初七查真定府志不載彭惠安查地事是一大疏漏

初九奉巡道提馬協濟伏城驛始聞楚中亂信

十一南紀城等村雨雹

十三卯時孫女生

十九思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已入日抄

廿九查綱目書法於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注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識其非禮恐亦未老

七月十九聞熊敬修徐立齋起用之信　閱潛確類書見

其載滹沱河滋河絕無源委眞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言卯之爲言茂也此書乃引之以證三泖之泖尤誤按泖字疑本作卯因在正東而言昔人疑此爲東江非無謂也後人於卯旁加水耳蓋三江婁松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

廿三看漢武綱目跅弛二字跅是跅落乃不顧利害之意弛是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注不甚明

廿六一隅集完工

八月初七丁燕公來言湯潛庵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言之一語余國柱添朝多弊政君多失德二句

以復於　皇上因此觸怒

十七行唐報至知湖廣巡撫丁思孔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入武昌楚地悉平　閱綱目漢成建始四年薛宣奏陰陽不和由吏多苛政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此奏極似今之時弊

廿六同年杭州柴煌子震字尺階從關東來言出山海關往遼陽者從閭陽驛一路往瀋陽者從錦州府至甯遠州又至廣甯縣至瀋陽自瀋陽而東北則爲鐵嶺爲開原尙陽堡屬開原自瀋陽過河而東南則爲遼陽自京師至山海關者從通州三河薊州玉田豐潤永平府撫甯　見邵

子昆寄柴書諄諄勸其持準提咒此與于撫院念壽生經

眞同一臭味

九月初四沈子飛名霆龍來言山東縣令平陰縣陳艮玉聲

名第一

十三安平以中州田梁紫呻吟語序來看　綱目偶提王

莽之折節下士輕財好施光武之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邪

正不同而同於愛民好士　綱目雖極與嚴光然不載足

加帝腹之事蓋不予其傲也建武五年已入日抄

十一邵子昆有書來極詆王學質疑至欲毀其板焚其稿

十六閱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

謀議巡狩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其爲一代
而統緒紊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
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爲一代當攷

十七閱潛確類書文昌誤以漢書所載次序爲史記

十九洪洞范彪西寄理學備考諸書來內有黃太沖所撰
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
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者海門之咎也然
陽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爲王學者樂其
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

廿三思救窮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單方

語朱子舒

廿九看賈誼鵩賦此篇喫緊處全在幾個道字不然便與莊子無異

十一月初一看本草綱目此書乃嘉靖時李時珍所著附脈學及奇經八脈乃不可少之書

初二停止草豆之文至自九月十四奉文提草豆至十月廿九始奉　上諭傳免官民一大幸

初三閱桓帝延熹三年綱目趙岐爲皮氏長以宦者左悺兄爲河東太守恥之卽日棄官西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

十五刑部新定則例始頒到縣自康熙十六年奉　上諭改定至是告成頒行

廿二讀李斯傳以督責爲王道以申商爲聖人何異指鹿爲馬

十二月初二玩綱目言孔北海才疎意廣只是大綱好細目未盡

十一見得亾而爲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此鄉愿亦如此此二種人皆與有恒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悅人

廿三閱史記公孫宏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

而不知其美處
廿七閱鄭汲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淸
己巳
正月初二思孟子養氣即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
外本末交相培養
初六往府會晉州陳 名祖法言黃黎州居鄉甚不滿於眾
口嘗為東莊買舊書於紹興多以善本自與又言東莊第
七子甚慧不減無黨晉州初為石門教諭與東莊結婣其
第二子東莊壻也 見淳化帖萬歷時肅王府摹本用釘
書法釘甚好

廿六巡道鄧僑中見三河縣知縣彭鵬召對紀略

廿九閱本草載陶宏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二月初二與三兒閱綱目元康九年有邱濬論五胡一段在分注之末議論甚好然不應雜於朱子本文內三兒首疑之甚是唐貞觀廿三年改官名犯先帝諱者亦有邱濬一段甚好宋營陽王景平元年魏立天師道場下發明後亦載邱濬一段又讀漢書儒林傳疑班固敘易獨詳而於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尙書自伏生以下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

又授經圖多有錯繆如嬴公是董生一派卻移入胡毋生下榮廣受穀梁春秋於瑕邱江公乃誤以爲博士江公

初五閱公孫宏傳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爲之解

十四刁蒙吉之長子再濂寄蒙吉所刊斯文正統一部及未刻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大學論語翼註及行實

廿四閱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注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爲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爲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廿七閱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

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𢿛整庵尊理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

三月十一 陳端伯來言刁蒙吉曾有兄弟爭產之訟以此不理於口又言明史先進呈諸篇因 皇上每句要注其所出之書故因此擔擱又言好色拒諫爲根本之病又言君臣之義與主僕不同當分別愚因思執笏之禮必當復然後臣僕有別

十二 端伯言同年江德新之姪之淮字夢得睢甯教官署縣印被參問軍精於堪輿與端伯道合有注解雪心賦已

刻坊刻雪心賦青囊經平沙玉尺注皆差 又言人之兩腎有强弱左强者多生男右强者多生女以外腎驗之左大者左弱也右大者右弱也當用補腎藥用羊左腎引之至左又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又言陽節潘氏鑑論載明燏逵旦事可笑又言堪輿二字出白虎通即天地也又言堪輿書如郭璞之葬經管輅之管氏指蒙皆被人删壞注壞又言其鄉築牆壕之法先計其一村之丁若干應築牆壕若干按丁而派有牛一頭者算一丁有驢二頭者算一丁所以人不甚苦查潛確類書第一卷云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

兩日思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

廿三讀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

廿八日無黨來言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桐鄉姚大也鼓舞魏縣崔維雅之子麟徵刊刻又言北溪字義無黨家有又言東莊與黎洲不合因爭高旦中之墓誌起又言在福州得蔣德爆怒書又言已發未發是有界限的天命率性是無界限的似不同又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無黨疑敬字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無黨又云考夫初年不欲

教子弟作經義晚年亦教爲之又言考夫爲人以謙讓爲主於老生多推以爲勝已於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皆東莊所不以爲然者也

閏三月初一無黨從晉州至鄢陵兩日與無黨語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嵇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四月初九閱綱目晉安帝隆安元年分注魏王珪與慕容麟戰於義臺貲實云義臺在新樂縣西南然則是義臺誤作義耳然縣志有義臺又有義臺可見讀書難以武斷

十七范彪西寄辛復元四書說六論解來　閱漢書最錯
傳峭直刻深四字直與深本是美字峭刻便成病痛
廿八刁再濂言斯文正統係蒙吉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
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但尙雜陽明之學未及改定
五月十四看漢書食貨志管仲輕重斂散之法思請留起
運十分之一積穀於下年抵還可以平市價
六月初九看漢書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疎略
十六閱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八月十七會傅變調言其家尙有朱仲福歷法折中及耿
允樓農書又言四川富順陳雪灘遺書甚多

廿七有以三才圖來賣者係萬歷間上海王圻號洪洲所著而其子思義字允明所續成者也其書考核不精且强半無益如籩豆簠簋止拾博古圖之說區田不攷其所自始而圖棋雙陸佛老之像詩餘之譜皆登於册絕無去取其農器蠶織器什器四卷最好

九月初一看元史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次焉者王鶚之於闊闊鮮于樞之於孛述魯翀乎

初四施行唐言衡陽有王爾農者名夫之其高風文學不減王价石

廿四無極人蘇善德來見以儀封隱士李國華生字光所刊

程氏讀書日程示我與此間稍異內有夜讀法及果齋言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二條最好乃此間刻本所無
廿五府檄至奉　上諭本年地丁各項錢糧除已征在官外連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
十月初二見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項齡休致回籍之　旨
初三劉元慧葬毋訃文至有某日作佛事之語異哉
初九舊固安令江西李本宸來言武昌守武廷括令固安時奇貪通州牧程俊令東安時躁酷皆于撫軍所薦又言今固安令郭俊浙江人永清令陳國祝最循良

初十酌李代公言南城羅冠自登第後竟高尚不仕又言

皇上過涿州地方官伺候甚難草料米炭之需皆自驗糧單打發故無閒費又言涿州城內驛丞衙門卽軒轅殿基

十一月初九谷大理世兄言工部主事張獻京師謂之磯子張家京口之張與之連宗頗爲輿論所譏又言余國柱徐乾學翁叔元王鴻緒京師謂之四大繂趙吉士等謂之小繂然吉士任交城平賊頗有功

十四閱斯文正統中王陽明與毛憲副書此文可與象祠記同傳

十六平山學師劉芷言袁了凡水利諸書板俱在寶坻庫中又言平山崔華家藏書甚多新刻來易及痘書已成
十八閱綱目見顏之推仕於高緯羣小用事之時而沾沾於脩文殿御覽殊爲家訓一書減色
二十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殀夭同看愛物之仁只應如此此其所以爲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廿一閱蕭望之傳見其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
十二月初七在眞定見李醒齋補刻玉海可謂賢學院矣

途中想堯舜之世不必無陳勝吳廣但決不至一呼而天
下嚮應
十三柏鄉魏世兄荔形送鑑語諸書來其中辨崔寔政論
之非及言明條鞭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
十五閱隋劉炫與牛宏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
此與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柏鄉
鑑語皆已收入去取最當
廿六從傅鷟來處借得紀錄彙編內有守溪筆記郎震澤
紀聞也內削去李東陽條又此書中載有水東日記菽園
雜記餘冬敘錄皆是刪本然卻甚佳

庚午

正月初一閱學統

初五賑飢　上諭到縣

初六夢先府君授蘇文一部上有皆戒二字

二月十三兵部侍郎王維珍工部侍郎齊穡奉差同馬太尊到縣

十九行唐舊廣文方于勃來係方從哲之親姪言從哲當日因與亓詩教有舊每事爲其所把持因不滿於東林又言從哲癸丑主考崔呈秀馮銓魏大中繆昌期皆其癸丑門人

廿二于撫院自阜平至靈壽撫院云余前行取最阻撓者

余國柱

四月十三賑事畢自三月廿八起日裹餱糧驅馳深山窮

谷者凡四十五日

五月初六楊長班禀帖來知薦舉之信

十五部文到

廿九交印於阜平縣史匡經

六月初一出署

初四交盤

初五出印結

初八起程宿新樂

十一至保定見撫院及守巡兩道保定府會陳藹公魏蓮陸

十五至天甯寺

十六赴部驗到郎中梁欽搆出至司務廳驗

七月初一與邵子昆談師生之道愚只以昔年不會執贄蔚州不敢異同爲辭　同年孟名長安來言容城舊有苑洛志樂板陝西又另有板與近日吳巡道所刻爲三

十六於邵子昆處借到宋陸唐老通鑑一部是節司馬公通鑑爲之而冠以舉要歷及紀傳要括等共五十二本是

宋季舉業之書舉要歷止一卷不知是司馬公原本否偶檢五代紀於後唐長興三年刻本印九經出於馮道李愚之請後周廣順三年蜀孟氏亦刻板印九經此功亦不可沒

廿二會山東唐夢賚言目前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為急又云周家享國長久只是不管閒事如今之登萊淮揚皆以為夷又言魏環極資李恒岳而成其廉凡人擇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李恒岳也嘗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為然又見其案頭有嘉靖時南宮人劉濂古樂經

廿四萬季野同宣城梅定九名文鼎來梅長於歷法

廿五曲阜孔尚任來言曲阜有孔穎達五經正義及孔叢子諸書板又言近日王總河開古河是欲引淮水入江

姚敬恒言杭州生員沈志可 名士則長於禮係應嗣寅門人

廿六邱象隨來言淮安賦役全書田額之數俱係折實之數靳總河查其未折之數謂其有隱匿賴舊由單得白又言喬石林等濬海口議既上 上命二滿臣會湯巡撫徐總漕問民情滿人與湯徐議不合滿臣復命竟隱而不言直至湯升詹事 皇上面問始知滿臣之欺

廿七在邵子昆處會唐夢賚唐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

來事唐大奇之配以女未幾童子病病愈後不復能有所
知一鈍人耳此與漢武帝信欒大事相類予昆言相鄉魏
老師有一弟生而能言其前生事余因憶魏老師楞林隨
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
物憑焉蓋有爲而發此最足破愚俗又唐言　皇上之惡
朱方旦也以其勸順承郡王勿進兵王鴻緒結交哈哈駒
子陰知之遂上疏參焉纍天顏之復起爲湖南巡撫也哈
哈駒子以其江南德政歌私相看見　皇上來倉皇藏匿
　皇上問是何物故意支吾再四迫之若不得已而出爲
遂有是命

廿九張雲先言靳總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啻苻堅之用王猛天一亦有會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沒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及包夫之夫頭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於江亦是一法是靳所未及但須置閘水漲則閉閘分洩於江水退則閉閘使北出清口又言天一之母舅仲固存亦係能人嘗以巡撫事宜一冊與湯潛庵其大端勸其在二堂上簽押以杜弊端

八月初九在于昆處見衡岳禹碑云此碑即在長沙城外字甚奇古然可疑又在塔倩子宜處見 御書金剛經

十二朱錫鬯來言永樂時胡廣等纂大全多襲取先儒之

書可見其爲小人今宜將先儒原書刊行庶天下知质等之陋又言欲自纂一經籍存亡考又言龔氏刻陸湻春秋傳已遭回祿又言吳草廬書纂言王次點周禮訂義劉貢父春秋意林權衡呂東萊書說皆已刻於徐健庵家

九月初一 一家眷至彰義門外

初二從彰義門城外至沙河門宿高碑店

初三至張家灣上小船至公雞店上糧船吏部傳啟奏之信余即從公雞店上岸

初四早由齊化門出西直門至　暢春園候引見因聞尚未啟奏至眞武廟而退

初六移寓禾光寺中街

初八松江何世澄來會言滿人阿圖學問極好今在黑龍江又言新中舉人張昺甚方正

初十早至　暢春園候引見吏部滿司官引行取四人從園東小門入至　皇上前跪下即命出復從司官從東小門出　皇上所御屋題曰澹寧居

十三　命下

十六到部宣　旨

十八會中書科中書李旭升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楊爾淑於陳總憲所昌言曰此番若無陸靈壽便不成一個行

取了
十九見陳澤州名廷敬字說巖愚自叙所以不敢用師生稱呼之
故陳云甚好昔湯中堂薦魏環溪我曾薦王阮亭汪鈍庵
皆未嘗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云言職之難當鄭重
今年春論章奏不宜專贊頌一疏欲先探　皇上之心而
後盡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必其忠之
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未至吾輩當自反
見李厚庵愚問時事當先者厚庵云年兄係有根本之學
任職兩月當自知之又云大抵今之時又不同於魏環溪
之時當相機而動李吉叉本有用之才立言稍失次序便

爲 皇上所窺破不可不慎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
皇上講書畢因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
對曰今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東布政衛旣齊
靈壽知縣陸隴其臣曾見陸隴其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
學葢指啲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隴其居官如何曰淸廉
愛民屢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吏部爲臺班鈌員請
旨遂有九卿薦舉之 旨
二十會萬季野始見崇禎長編
廿二到部宣補四川道之 旨係二十日 命下 見于
總憲又言康熙二十五年之行取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

出京之時郎丁甯云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國柱爲
總憲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廿三在朱錫鬯所見通志堂所刻敖繼公儀禮集說衞湜
禮記集說王炎點周禮訂義楊復儀禮圖又見宋陳均皇
朝編年錄要係宋板又見李燾長編係鈔本錫鬯言通志
堂諸書初刊時皆有跋刻在成德名下後因交不終刊去
然每頁板心通志堂之名猶在
廿四到任
廿六派協理山東道事
廿七會邵子昆言及大司農王騭自言我昔因于總憲之

薦而有今日然止稱晩生未嘗有師生之稱我今日豈可因薦人而受人師生之稱此眞君子之言

十月初一　太廟時享前殿監察

初二於仇滄柱寓中遇朱錫鬯見元板黃鶴杜詩註錫鬯言著書必載其姓氏采其言而沒其姓氏者竊也此病起於明朝

初四編修晉江陳遷鶴來會言閩中從來不染於姚江之學惟一李贄出仕於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爲橫議　會丹徒中堂言處今日之勢惟正以持己誠以待物

初七上畿輔民情疏至　乾淸宮面奏

初九奉武場監試之　命同李厚庵在地字圍較射至廿三而畢厚庵盛稱常州楊雪臣之學而贊閩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整庵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十四至順天府赴宴遂同吳孫兩主考入貢院

廿二揭曉

十一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庵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葢以南北朝爲疑也

初二子展在永光寺見呂無黨關牌徹夜可歎

十一會臧介子言中州新刻二程全書湯潛庵言其中多删改非佳本

十二月初七送論湖南巡撫疏至內閣

十一徐爾瀚來言議孔廟位次時徐健庵以崇禎時升程朱於左邱明之上爲非鄭山公則以爲是滿人多主鄭議後卒用調停以崇禎時太學改升上而未頒行天下今仍舊太學程朱列邱明之上州縣學則仍在下

十二子昆處借孫蕡所輯皇明疏鈔七十卷三十六本自洪永迄嘉隆

廿一邱象隨言　皇上曾發五車韻瑞命翰林校對此書差誤甚多又言　皇上發出綱目校對係張朝珍所刻

廿二王公紳言科道舊有同起居注侍班之制自大治在

內閣時除去又言議河工時湯潛庵面奏減水壩之弊大
略謂減水壩非靳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因述潘季馴
之論甚悉　上頗首肯之杜肇臻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
之法但靳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
水壩放水入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
之法自熊孝感自行
林三吳門周靖字牧甯係周忠介孫來執贄

辛未

正月初一早起同東林會約入朝候　皇上出祭鄧將軍
廟畢隨入至　太后宮行禮百官在午門外行禮　皇上

出御太和門百官至午門內行禮畢出侯　賜宴
初六從梅定九借鄭世子歷學新意其書凡二大冊一冊內二種一名聖壽萬年歷二卷一名萬年歷備考三卷此二種即朱仲福所謂歷法折衷也一字不差一冊內一種名律法融通四卷內二卷即聖壽萬年歷也不過略差幾字外又有音義一卷第一冊末有邢雲路等四疏名附錄
初九周收甯來言有所著篆隸攷異所見與王弇齋不同
魏超宗言收甯居喪極盡禮
初十顧貞觀來言滿內閣學士西安一名胡殿邦極好理學又言高彙旃之學不純　陳紫馭來言范浚蘭溪人郎

作心箴者今有香谿集伺存

廿五會中翰孫詮係徵君之孫言徵君文集語錄未刻甚多保定魏蓮陸所刻止十之一耳

二月初五在朝房有橫逆之加其人悖悖自得以罵人爲能事可駭

初六奉會試外監試之　命

十六至觀星臺見地平儀用二線蓋郭守敬之遺法黃赤道儀上俱有游表表上有縫可以測星蓋以代管黃赤道儀俱有三圈一爲子午圈一爲經度一爲緯度

三月初一揭曉

初二午門外謝　恩至禮部赴宴

初四會徐文亦言黃太沖之在餘姚甚不滿於鄉人皆因聽信其子如因修志而欲以孫月峯行狀出首燈籠上寫內召翰林至干瀆府縣皆其子之作孽

初九費望叔來言錢雲邦所刻雲邨藏書中有鄭氏規範今板在雙林

十三會萬季野言明史歷志吳志伊纂修者今付梅定九重修

十九唐欽文來言松江何乘赤名南陽有經濟才

廿一劉介庵席上會仇滄柱言古文淵鑒板係舊文獻通

考板雖出恤民之意然通考板則可惜矣又言東城兵馬司指揮使鞠宸杏山東人有品

廿六同衙門公酌衍聖公孔毓圻

四月廿九答拜李厚菴厚菴言顧甯人之韻書梅定九之歷書皆從前所未有又講不行不明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廿三義山叔言郭華野行取進京時曾執贄於高其參德勝也實由　皇上先有驅除之意曾密商之高高漏之於徐徐即使郭參焉徐又素惡王之與爭利復使郭參之郭

商之高高素與王密力言不可郭復與徐謀并高參之而高郭之交遂絕徐與高亦陽合而中離而王高之交則愈固徐之初得氣也亦重賂高而借其力

廿八沈樂存言高之出身甚微而其父則竟儼然入鄉賢也世道可歎如此又言高微時所執贄之朝臣有反執贄於彼者又言傳之參崑山也王有力焉

五月廿二朝內遇譚祖孫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但知臨淵談魚不知退而結網可歎又言數年來朝政幸有戊辰之一擴清然戊辰之攻小人者皆非眞君子所以不能服其心

六月十四在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忽起大風波至
廿二日始得寬免之　旨方顛沛之時最承相愛者滿人
則鍾申保漢人自同衙門各道長外如譚祖蔭之計畫盤
費張長史之殷勤執贄崔平山之躊躇前路皆有古人風
而沈榮存之慷慨顧救尤同衙門中之傑出者也又廿九日楊止齋言漢軍畢與羅亦甚忿此事欲申救

廿三會李厚庵言以持志作居敬看本朱子或問　送所
刻歷理新書

廿五會朱錫鬯言陝碑十三經後附有五經文字九經字
樣二種借錫鬯處藤北溪集係萬歷十三年刊本凡五十

卷內三十五卷至四十二卷止缺北溪又有字義及四書口義語錄皆不在此集內

七月初六李厚庵來言前月十九日衛京兆面奏出巡所屬地方事即有祁奚救叔向之事奇哉厚庵又言湯潛庵晚年從余借建甯板朱子全集校對漸有歸正之意惜其遂沒又言應嗣寅性理大全內言二程不歸統於濂溪猶陳橋之篡潛庵甚不喜此言謂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又言黃石齋之學甚偏

十二會厚庵言孝感之學非誠其罷官之時與大冶為婚而與東海為腹心入京住東海之宅是誠何心又言冉覲

祖刻書太多不免名心其闢漢壽之辨亦辨所不必辨又言顧肯人言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亂世大官多而小官少此論最好又言耿逸庵亦是由陽明而歸於考亭

十八閱陳北溪集論孔文子因思今世閎覽博物之士雖品行未必端方然亦聖人所不棄朱子謂是天地之量信然

八月廿五會錫邕極口李燾之長編言薛方山未見此書卻作宋元通鑑可笑若王宋沐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掇拾續綱目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廿八改補　旨下

廿九李厚庵來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脚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以存養專屬靜之非

九月初一在報國寺見錢塘胡文煥所刻百家名書內有秋繁錄不過數十張　會厚庵其意欲以尊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

初三在厚庵席上萬季野言金仁山不應作通鑑前編改易春秋經文又言杜氏通典中喪禮最好餘不及通考通考中經籍考最好又言考亭淵源錄不言朱子生於閩此

不是厚庵言劉子翬屏山以其年考之非親受業於程子者又言李習之翺未嘗肯認韓文公爲師又言崇禎時以孔明輩入孔廟畢竟不是又言初見許酉山言天下有大聖之學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戶入乎此便不能入乎彼其言甚誕又極言薛方山考亭淵源錄序文之謬

初九出京至張家灣

十一上船

十五至天津會梅定九言李厚庵家教子弟先讀九經然後學舉業文字又言勝朝言歷者有吳江王寅旭其歷法

高於陳獻可

十月廿二過寶應喬石林來會言靳總河之河工惟移天妃閘可取其開中河雖亦好然亦因潘季馴之遙隄

十一月初二抵家

十八席文夏訂壬申之約

十二月初二三兒院試至郡寓曹園會秋岳先子敬勝言有宋板書一大橱俱爲成德取去蓋不敢不應也又言施約庵之門惟孫子麟徐敬可計方誠爲最又言平湖沈大山學問秋岳最賞之

壬申

正月初一與三兒看河圖洛書

初八崑山吳槐葛太樸朱立誠朱立本來會送水東日記震川集

初十李玉如吳燮臣同金名潮來執贄燮臣以舊板分年日程來閱言其家有呂伯恭集邵二泉篔端錄日格子

十四李寰瀛率子泰來字履安壻丁廷煥字賀傳來執贄贄以

九祐黨人碑丁清惠集又徐善建字孝標亦來執贄

十七陳榮樟字楚材陸律字葭吹來執贄贄以聖賢圖像

十八安叔祖來言余前倣唐我法詩序之過

廿九到館

二月初五平湖金廷煌字旭昌來執贄

三月廿二至館

五月初三歸

十四涤涇程宜詮以朱子文集來執贄係金山衞學生員

新進王鴻志字次飛來執贄

廿四閱時文因思在物爲理卽達道也處物爲義卽達德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葢道與德分言之則爲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言道可以包德

廿六王令貽來言孝感與大冶結婚在丁丙艱之後大冶

百計得之初大冶欲借學統不載曾齋以中之令乃成婚

姻此甚可駭

七月初四嘉興蔣鶴鳴字聲御 嘉善張王典字惇五 張秉維字賓

夫俱來執贄贄以朱子綱目

初七到館見健庵所刻經解此舉差强人意

八月十二歸

九月初二到館

十一月初二侯大年言陸翼王所著禮記集說補正徐氏

以三百金買之刻在成德名下

十二月初四在館中起身

初六宿唐會思輯四書困勉錄例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蔀通辨等書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采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采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

按年譜有云先生日記終於此

三魚堂日記卷十終

平湖陸清獻公箸作甚富昌濬既刻其三魚堂文集及年譜賸言等書矣尚有三魚堂日記十卷爲道光季年吳江柳樹芳所刊亂後版亦燬失因復授諸剞劂氏以爲公全集之一云按是書始康熙五年丙午迄三十一年壬申公自記其游蹤行事而朝政之得失學術之是非以及同時諸賢之緒論罔不備見焉實足與年譜相表裏雖丙午以前並無記載即此二十七年中若戊申辛亥癸丑甲寅丙辰己未等歲亦復闕如顧年譜爲人追述日記爲公自敘手筆不同詳略亦異然則欲知公生平以信仰止之思者烏可不讀是書哉是書原止鈔本又多譌謬柳君校而刻

之始成完書今刻仍屬諸柳君以不敢掠美也惟柳刻意在單行是以改題曰陸清獻公日記今列入全集中宜仍用原名以別於年譜當亦公之志也昌濬於公無能爲役何敢序是書且先有張姚兩先生之序矣爰特識其重刻之緣起如右同治九年庚午九秋湘鄉後學楊昌濬謹跋

跋

廣譽踰冠嘗從先叔卜丈心岳游語及三魚遺書丈出舊鈔日記相示亟假歸讀之蠅頭草書閒有錯誤然卷帙次第分明實全書也今歲吳江柳君樹芳將刊是書而廣譽適授經盛澤因介予友陳君希恕屬以讐校之役廣譽見其書未完復從丈之季葆鈞借得曩所讀本白於柳君而重錄焉錄既畢乃與沈生日富王生忠悉心檢勘而歸之按是書之作蓋肇端於舟車跋涉之時用以紀道里述見聞非是則略其年月聯續無間庚申以後始有之前此猶否故凡家居以及治喪讀禮之歲並皆闕如非脫漏也先

生之緒論具在是書而事蹟則詳年譜故必合二書觀之而先生之言行乃備如丙午公車之始膺鄉薦丁未南游之往謁房考程公不參之年譜則本末不明然撰年譜者率取裁是書至連篇累牘亦兼慮是書之不傳耳今既以付梓則年譜貴用簡嚴毋庸如曩時之繁冗矣柳君倘有意重輯以與是書相輔而行則尤讀先生書者之一助也先生之歿至今百有六十年而柳君始以登諸梨棗俾大儒手筆得以傳諸無窮而覽者亦儼遊先生之世而親接其音容謦欬抑何幸也則柳君之功又曷可少哉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季秋月朔同里後學顧廣譽謹跋

書三魚堂日記後

書凡十卷前六卷從平湖卜君達庵葆鈖家錄出先是松江姚君春木椿有藏本祇後四卷曾勸梓行予諾之未暇也庚子秋以屬沈子南一日富校閱適其師平湖顧君訪溪廣譽見之以爲非全書也欣然重爲搜羅得假卜氏所藏將原本詳校一過介南一寄予予幸此書之散而復合總爲付梓所謂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者也校是書者陳子子松壽熊王子新甫忠之力居多例得附書道光辛丑七月望日後學柳樹芳謹書

重刻校勘姓氏

戶部郎中會稽李慈銘

教諭仁和譚廷獻

知州仁和沈彤元

知縣嘉興李宗庚

教諭仁和汪鳴皋

訓導錢塘王麟書

訓導平湖徐惟錕

訓導仁和高驂麟

舉人定海黃以周

舉人烏程施補華
舉人仁和陸元鼎
舉人錢塘王彥起
舉人仁和張　預
舉人仁和潘　鴻
舉人桐廬袁振蟾
舉人仁和朱昌壽
優貢生仁和陳　豪
拔貢生海寧許誦禾
生員仁和許　郊

校勘姓氏

姓名	字號	籍貫	姓名	字號	籍貫
姚椿	春木	婁	姚椎	建木	婁
迮鶴壽	青霞	吳江	顧宗海	雲泉	吳江
張履	淵甫	震澤	顧廣譽	訪溪	平湖
卜葆鈖	逵庵	平湖	卜葆鈞	少巖	平湖
陳來泰	訒庵	吳江	陳希恕	夢琴	吳江
沈超然	笑山	吳江	吳鵬翯	寄松	震澤
殷兆鏞	譜經	吳江	沈日富	子饒	吳江
陳壽熊	子松	震澤	王忠	新甫	秀水
王希曾	吉人	震澤	柳清原	松琴	震澤